

“真爱”的追求者

(续集)



本社编

本社

“真爱”的追求者

(续集)



“真爱”的追求者（续集）

本社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3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4插页 127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3,000

统一书号：3072·609

定 价：0.60元



张苏和齐淑蓉



熊瑾玎和朱瑞经



钱三强 和 何泽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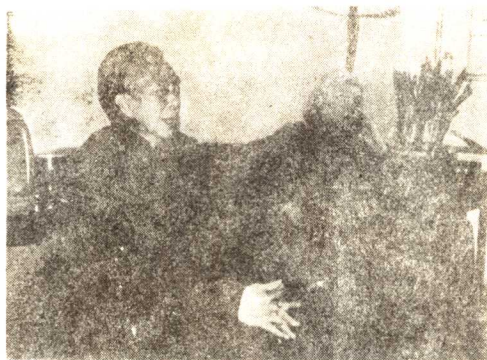


蔡翘 和 陈淑芳



冯理达 和 罗元铮

罗健夫一家



杨宪益和戴乃迭

石钟琴和张元民





姜昆和李静民



李玉环与刘敏新



孔志毅和徐岚

目 录

真挚的爱情

- 记张苏和齐淑容 李 伶 (1)

革命结同心

- 熊瑾珏、朱端绶爱情生活散记 夏 耘 (13)

中国的“居里夫妇”

- 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何泽慧 顾迈南 (20)

科学家和他的妻子

- 蔡翘和陈淑芳的故事 常 青 王宗仁 (32)

“民主新伴侣 自由两先锋”

- 冯理达与罗元铮 叶 进 (51)

让事业酿出甜蜜的爱

- 罗健夫的爱情故事 邱文仲 崔文龙 胡天籍 (62)

沙漠与海 郑 重 (74)

悲欢与共四十秋

- 杨宪益和戴乃迭 湛 容 (98)

比翼齐飞

- 石钟琴和张元民 周解容 (119)

妻子的眷恋

- 姜昆爱人的自述 张跃铭 (128)

足球教练的婚姻	李玲修(138)
昆仑山的爱情	马继红 王宗仁(161)
真诚的结合	石 湾(179)

真挚的爱情

——记张苏和齐淑容

李 伶

如何正确对待爱情，怎样摆正爱情与革命工作的位置？最高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张苏和他的老伴齐淑容同志为人们作出了榜样。

避难中相识

他俩的相识，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一九二八年春末，北平地下党遭到一些破坏。叛徒供出张苏是北平社会主义青年团市委委员这一秘密身份，特务机关就在张苏任教的北平市立三中周围布下密探，准备秘密逮捕。三中校长见势不妙，就叫他的车夫用黄包车拉着张苏混出了校门。张苏逃出虎口后，跟地下党员陈孔焕住在一起。这是宣武门内观音寺公寓的一座三间平房，两间住舍穿堂相对，张苏和陈孔焕共住一间，对门那间住着地下党员杨企山。革命的道路、共同的命运使他们很快亲若家人，不管谁来了客，他们都会争着沏茶、端凳，热情款待。这一天，突然来了位女青年，月白大褂，布履短发，端庄持重。她见她的老乡杨企山正在和一位青年

无拘无束地交谈，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应有警觉使她产生了疑问：这是秘密的场所，怎么来了这位陌生人？这疑问，也同样出现在张苏目光中。

杨企山立刻介绍说：“她，齐淑容，我的老乡，高阳人，北平女师大史地系学生。”陈孔焕则将张苏向她作了介绍：“他张伯高（即张希贤、张苏）刚搬来的。”

老陈介绍到这里，停顿了片刻，觉得没有说到点上，又压低嗓门补充了一句：“都是同志……”

这简短的介绍和“同志”二字，使双方明白了，都是“家里人”。

在后来的接触中，齐淑容发现张苏把他那常穿的几件衣服典当了，经再三追问，才知道：这次地下党遭到破坏后，有位同志，在京难以寄身，急需回四川老家去，但苦于没有路费。张苏把两年前母亲送他以为不时之需的一只金戒指交给那位同志卖了当路费。可是卖戒指的钱仅够买车船票的，于是，他又把几件衣服当了点钱，塞给那位同志。从这件献金卖衣的事中，齐淑容看到了张苏美好的心灵。

并肩战斗中建立情谊

就在这一年里，我地下党员张友渔同志在北平办起了《国民日报》，办报经费有困难。张苏和其他同志都尽力资助。齐淑容是一个穷学生，资助无从谈起，就奋力为这家报纸写稿。在张苏的指点下，她向剥削阶级宣战的第一篇文章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了。共同的战斗使他们的友谊愈益加深。

一九二九年，张秀岩、齐淑容以及陈珪如、陈碧如姐妹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地球》，方针是向旧世界宣战。编辑部设在张秀岩同志家里。陈珪如、齐淑容负责组稿、联络、发行工作。创刊号上，需要一些有分量的文章，找谁写呢。齐淑容首先想到了张苏。这时，张苏在他的故乡察哈尔省蔚县任教育局长，他对阎锡山在晋、冀、察、绥发行“编遣库券”盘剥人民的罪行看得十分真切。在我地下党的指示下，他挺身而出，联络各县代表，到省政府请愿，反对“编遣库券”。斗争刚开始，他收到了齐淑容的约稿信。张苏欣然命笔，以“塞上客”为笔名，写了一篇文章，揭露“编遣库券”搜括民脂民膏的实质，把它的华丽外衣剥落得一丝不剩。

齐淑容接到来稿，立即登在《地球》创刊号显要位置上，随后又发出了约稿信。张苏同志，肚子里有写不完的文章，因为他平常注意搜集材料。有个被察哈尔省党部裁下来的干事，曾与张苏讲过许多关于宋美龄的事，张苏就以《夫人的消息》为题，以“独木桥”为笔名，整理成文，寄给齐淑容。《地球》在“妇女生活”专栏里，分三次作了连载。

就这样，约稿，催稿；写稿，寄稿，一来一往，信息频繁，爱慕之情在各自心中萌发。

为了不给心上人留下哀思和痛苦

时间进入了一九三六年，张苏辗转回到了北平，公开身份仍然是教员。他和齐淑容都在北平女二中教书，都住在学校里，都在一个食堂里就餐。尽管他俩已经相识八年，彼此

相爱，但在相互接触中仍然不远不近，就象两只热水瓶，内里热，外表冷。这一年，张苏已经三十六岁，齐淑容比他小五岁。应该是结婚的年龄了，但国难当头，重任在肩，他俩谁也没有把婚事提及。

自从出卖祖国，玷辱中华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签订之后，日寇的侵华活动日益猖獗，国民党反动当局无心抗战，却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志士。许多同志牺牲在他们“攘外必先安内”的屠刀之下。严峻的现实，召唤着革命者随时作好自我牺牲的精神准备。

一九三〇年，齐淑容在参加北平地下党组织的“五一”集会中，被捕，经多方营救才得释放。张苏也进过这样的“课堂”。他们虽然没有付出血的代价，但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可能。既然有牺牲的可能，为什么还要在“一旦”之后将哀思留给亲人！于是，一个不谋而合的决心下定了：为了不给心上人留下不幸，国难当头，绝不结婚。

从北平到西安

一九三七年初，张苏以陕西省政府秘书的合法身份，从事红军办事处与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联络工作。随着时光的推移，华北的形势日见吃紧。他很想到北平看看。就在赴北平途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中日交兵，中断了平汉铁路的正常交通。他走到保定，车不通了，就绕道天津，到了北平。这时，北平城里一片混乱，正当齐淑容姐妹不知所措时，张苏来到了她们身边，帮助她们打点

行装，拿定南下的主意。七月二十四日，平汉线上偶然通了一次车，张苏带着她们挤上了南下的火车。车到保定时，他们分手了。齐淑容姐妹回家接母亲，张苏回了西安。当齐淑容带着母亲、妹妹，辗转赶到西安时，张苏已为淑容在三原中学找到工作，他自己正准备随军到前方工作，就匆忙把她们母女三人送过渭水，指点她们去三原县的行程后就分手了。谁知，这次渭水之别，竟然那么长，十二年后他们才得相见！

“莫见怪呀，游击县长”

九月六日下午，周恩来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向张苏交待任务，告诉他说，蔚县尚未失守，二十九军即将南撤，由我八路军接防，你立即出发，追赶部队，到蔚县去作县长。如果说八路军是抗战的游击部队的话，那末，张苏这样的县长，可谓“游击县长”了。在刚接收的县里当县长，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招抚流亡，安定人心，减租减息，废除苛杂，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还要铲除汉奸，搞统一战线，配合部队打仗……往往是工作局面刚刚打开，新的任务又在向他招手了。

由于工作繁忙，使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在三原中学的齐淑容母女。咫尺天涯，何况还横跨两省，地隔千里呢。平型关大战后，他给她们写过一封信。寥寥数语，报告了胜利的喜讯，并告诉她，他更名叫张苏了。

齐淑容接到了来信，两眼笑成了一条缝。她无法掩饰内

心喜悦和激动，把信塞给好几个思想进步的教员传阅。可是，通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邮路已被敌人切断了，面对无法回信的现实，她常常对天长叹，自言自语地说：“莫见怪呀，游击县长！”

不，“游击县长”是不会见怪的。此时，他正在同敌人苦斗呢。

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武力擒获他，未成。又来软的，蔚县的日本司令官挖空心思，给张苏写了封劝降信，叫作《劝告张希贤书》。张苏见了非常气愤，立即奋笔疾书，写成“答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犹集天下丑行之大成：阴险毒辣，无耻下流，奸淫掳掠，焚烧屠杀，无所不用其极，比之禽兽何若？”又说：“日本三月而亡中国之狂言，期年无由实现，不战而胜之企图，久战而不能决，反将六十年之积蓄化为灰烬，一百万之壮丁陆续死于战场，内则田园荒芜，市廛萧条，妇为夫泣，父为子号，反战声浪弥山而漫野；被拘男女，填巷而塞牢。外则国际谴责，震耳欲聋。士兵厌战，相激成风，拒绝开拔者，非捕杀所能制；悲愤自戕者，常三五而成群。日本欲祸他人之国，反祸其国……敬告尔将，其速来归，我不杀俘……”最后，表明自己的立场：“老夫傲骨天成，不为物移，度外生死，浮云富贵，但愿为国捐躯，此外不暇计也。我有财产，任尔没收，我有室家，任尔杀戮，阁下之苦口婆心，但博老夫一笑耳。”落款是：“大中华民国抗日战士张希贤”。

这铮铮的铁语，这干练的文字，这坦荡的胸怀，实在令人钦佩，催人奋发。聂荣臻司令员见了，深表赞赏，指示晋

察冀边区报纸公开发表，以便从政治上粉碎敌人的阴谋。日军军官们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抗敌报》上看到这篇《答日本伪蔚县警备司令官书》，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四处搜查张苏的“妻子儿女”，查找他的私人财产，结果一无所获。

她找到了邓颖超

齐淑容在三原中学工作了一年，就到西安女中教书。因敌机轰炸，西安女中很快迁到陕西省西乡县。在这之前，因为组织工作失当，使她失去了组织联系。到西安后，她一直为此而东奔西跑，都没有结果。她毅然决定：到重庆去，找组织去。

到重庆后，她找到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勉励她好好工作，告诉她暂时在党外，对党更有利。从此，她虽未解决组织关系，但能在党的领导下为党工作了。组织上介绍她到设在重庆附近的松溉镇上的难童保育院担任院长职务。在这里，齐淑容把对祖国的热爱，对抗战志士的尊敬和对苦难民众的同情化为乳汁，尽心尽职地哺育着新生的一代。

在这里，她尽力为党做些掩护工作。凡是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张晓梅那儿介绍来的人，她一概安排食宿。尤其是皖南事变后，我党在重庆的处境十分困难，她的这一公开身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象一个小小的避风港，让那些在风浪中搏击的水手们得以栖息。最后，她因为掩护共产党员左秀全同志逃脱虎口去延安而被当局撤了院长职务。

毛主席批转了她的信

春去夏来，又是放暑假的时候了。抗战之前，每到这个时候，张苏不管奔波到哪里，总要设法进北平去探望她。如今，敌我对峙，关山阻滞，只能两处相思了。每当淑容从《新华日报》上看到抗日战场的胜利消息时，欣喜之余，又会勾起揪心的遥念。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她坐在灯下默念着《新华日报》的社论——《遥念北方战士》，文章中有这一段文字：“……五年多了，我们的华北英勇将士在艰苦的搏斗着，不论多少个严冬的袭击，也打不尽、打不死那为祖国复仇的心，谁忍得住那和后方音信隔阻，得不到后方接济的战斗岁月？”读到这里，激情涌向她的心头。她决定写封信给张苏。

她拿起笔来，报告了别后五年的简况，询问敌后情况，其余的话，便是寄寓着思念和问候。信写好了，寄向何处呢？她甚至不知道张苏在什么地方。但她深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风筝之线一定掌握在延安、在毛主席手中。于是，她在信封上写上：“延安毛主席并转张苏同志。”在发信人栏内写上“重庆”二字，寄走了。

毛主席是怎样收到的，她不得而知，而张苏却记得，他是这样收到的：

一天，他去聂荣臻同志那里汇报工作。他刚进门，聂老总就高高兴兴地对他说：“哈哈，老张，好消息，你那老齐来信啦，还是毛主席转的呐！”